台學統

台學統卷九十七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訓詁之學八　參漢宋派下

縣令李靜軒先生誠　張梌　姜丹書

國史儒林傳稾戚學標傳李誠字師林號靜軒黃巖人父秉鈞歲貢生專治經學嘗從學標游誠益加博綜貫串該洽以嘉慶癸酉拔貢補姚州州判任順寧縣知縣告歸受知於制府阮元委修雲南通志著有十三經集解二百六十卷微言管窺三十六卷萬山綱目六十卷水道提綱補訂二十八卷

黃巖縣志李誠字師林號靜軒石曲人父秉鈞歲貢生專治經學誠益加博綜貫串該洽嘉慶癸酉選貢成均
朝考二等分發雲南候補直隸州州判借補楚雄府姚州州判署元江州知州新平縣知縣曲靖雲南二府同知終順寧知縣誠初爲劉學使鳳誥器重調詁經精舍肄業筮仕後受知於制府阮文達元委修雲南通志著有十三經集解二百六十卷新平縣志八卷萬山綱目六十卷水道提綱補訂二十八卷宦游日記一卷醫學指迷一卷徵言管窺三十六卷子煥壽春枝皆廩生

李靜軒先生傳 王棻

李誠字師林號靜軒黃巖石曲人也大父培字宗人號

松園郡庠生父秉鈞字孟鈞一字子衡號平齋嘉慶庚
午歲貢好經術尚廉節先生稟學家庭益擴而大講經
能探微意不爲舊說所囿旁通地理醫術諸書充嘉慶
癸酉拔貢就職直隸州州判發雲南二十四年署昭
通府魯甸通判地界川黔民俗獷悍恩威兼施罪健訟
者月課生童於署俗漸向化道光元年假歸三年回滇
撰宦游日記二卷明年署新平知縣地處萬山中盜賊
出沒無常及莅任勤聽斷嚴緝捕盜皆逃散民罕訟累
乃於公暇纂新平縣志八卷修桂香書院以課士請以
前知府黃明知縣曾應光殷⿱艮棟陳崑徐圖南等入祀
名宦祠殉難巡檢沈洪丁珏孝子鄭羽宸烈女黃氏等

入忠義孝友節孝祠以資風勵士民懷德生祀之於文
昌宮七年丁外艱歸八年冬合葬其父於三坑象鼻山
九年修李氏宗譜二十卷夏服闋回滇十年四月制府
阮文達公元檄充雲南通志分纂冬委署曲靖府同知
仍留志局十一年總纂王樂山大令崧以老病辭歸遂
充總纂十三年委署雲南府水利同知兼署南關通判
仍留志局如故十四年借補姚州分防普洱州判十月
雲南通志成凡二百二十卷稾出其手者十七八尋署
鄧川州知州十五年二月署順寧縣知縣地距會城二
千餘里時有川匪出沒其中沿山搭棚引類呼羣竊劫
交肆比任事設法購捕緝獲二十餘人置於法盡毀竹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棚驅逐出境勤於審結積牘一空順寧重役病民歲需夫馬萬餘金貧民受累甚深乃勸捐置田以助夫役如宋義役之法永免小民派累文武各衙署雜役向由附城鄉約支應承充一年無不破產因斥俸倡捐仍置田畝俾鄉約收息供役以免賠累府城東郭外有橋曰迎春山水漲發橋輒崩壞復籌貲生息以爲歲修之費又籌貲設鄉會試旅費歲息二百餘金改建育賢稟英兩書院及樂育書院撥添館穀延師主講並撰訓士規條刊布學舍不時親詣講解又分立義館數處以教儒童令各鄉村舉報孝悌節烈用勵薄俗任未再朞美政畢舉民懷其德浹髓淪肌十六年冬回普洱州判任士民

攀送絡繹不絕十七年冬以疾解任十九年歸里二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卒於家年六十七在滇二十年其學問最受知於阮文達其吏治最受知於莘農相國伊里布居官清廉勤敏深以得罪百姓爲慮政暇讀書不輟著作日富訓子若孫以立品爲先學問崇經術文章戒剽竊遏利欲慎取舍而一切酬應虛文則從略焉所著有微言管窺二十卷易述八卷詩意十卷萬山綱目六十卷水道提綱補訂二十八卷醫學指迷一卷敦說樓集四卷外集八卷子四人仲煥熹季春枝皆廩生

贊曰先君梅菴先生嘗從李平齋先生遊與朱鼎堂司馬璜孫純絢茂才鎭皆同門友而獨稱靜軒之學爲不

可及其後張麗鄉茂才淦嘗問業於先生亦極推其經學予慕其人乃求得其子所爲行狀讀之然後知先生之吏治亦大可觀不徒以學問顯也因次其事而爲之傳韓子有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觀于先生益信彼世之以經學名而迂僻不適於用者卽其學亦可知矣光緒辛卯季春世愚姪王棻撰

遺書

易述八卷

按此書見行狀黃巖縣志不載今未見

詩意十卷

按此書黃巖縣志亦不載今有殘稿不全

十三經集解三百六十卷

按此書載黃巖縣志未見傳本葢欲著而未成者也

十三經集解自序

自古聖人繼天立極盡性踐形而人道立而又慮後覺者或入於歧途也於是修道立教以著爲經爲斯民標準遊其宇者佩服聖言是行是訓秀者優入聖域以作民父母愿者共安耕鑿爲世之良民上無異教下無異學猗歟休哉固已四海同風九州共俗矣三代而下教化不立我夫子崛起布衣祖述憲章垂世立教無非欲其足以化民成俗以爲后王君公大夫師長之佐若夫子之自言學也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淵言夫子之

善誘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學記內則所言若合符節卽有言仁之處第恐人之鶩禮樂而不本於仁非欲人舍禮樂以求仁也卽有言性之處第恐人視君臣父子爲非性非欲人舍君臣父子而言性也且所謂仁所謂性者亦不過人之所以爲人與人之所以生者耳非有高深元遠之談亦並無所謂無極太極之說而其實歸於明善誠身則博文約禮盡之矣春秋而後楊墨橫議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以故傳經之家易有田何書有伏孔詩有齊魯韓毛禮有高堂生后蒼大小戴春秋有公穀左氏虞鐸諸人皆淵源孔氏各有師承絕無謬悠倘恍之言自漢以黃老爲治其說始與孔門之教

乖然亦朝廷之士一時好尚之偏若劉向校書匡鼎說詩則固確有依據非可以清淨之說亂也魏王弼注易始以黃老解經而專門名家之學廢啖助趙匡棄三傳以空言解春秋而經術大壞晉衛道安雷次宗變元學爲禪學而黃老之說混入於佛氏唐李翱作復性書而佛氏之說復混入於吾儒邪說橫流滔滔不返聖人之學幾無眞面目矣有宋程朱諸大儒出矯空言爲實踐攘斥佛老俾孔孟之道今古爲昭然程門自龜山外游尹呂謝諸儒又浸淫入於佛氏朱子同時有金谿之學尊德性與道問學幾成水火其弊仍由周程朱張諸儒無極太極言仁言性之說廓清未淨有以致之故朱子

作近思錄東萊後引雖諄諄以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
淩節流於空虛爲戒而游其門者一傳再傳奉程子玩
物喪志一言爲圭臬束書不觀三尺童子高談性命以
自便其不學無術之私作史者絕無主見復創爲道學
傳以成其門戸至明王陽明出而姚江一派流弊不可
言矣卽稍謹飭者不至於猖狂恣肆亦僅能以臆說自
炫有不知馬鄭服杜爲何人說文爾雅爲何書者有明
一代經術大率如此我朝敦崇經學以宋儒躬行實踐
爲主而以漢儒之考據實之所以鴻儒輩出著述日新
實有可以直接兩漢諸大儒者而精核又復過之特患
世之學者或狃於舊聞而不求新得或甘於小就而無

事搜羅古今學術升降源流茫無所見將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何所待以行哉余竊薈萃古今說經諸書彙爲集解條舉件繫首臚漢魏專家之說以導其源次探近人精確之語以暢其流唐宋元明之徵實者亦附焉其一切言心言理空虛無据之談概置不錄雖不敢謂於聖學有功亦庶幾一空門戶之見以遠溯聖人博文約禮之遺訓而復其舊觀云爾

雲南通志二百二十卷

按道光十年制府阮公元檄先生充分纂明年總纂王樂山大令崧辭去遂充總纂至十四年十月書成其體例皆先生所定稿出其手者十七八黃巖縣志

不載

水道提綱補訂二十八卷

按天台齊侍郎召南著水道提綱網羅既富不能無誤是書爲訂其譌補其缺卷仍其舊然亦未成之書也

水道提綱補訂自序

古來言水道者惟酈氏獨步千古元明以降訂譌補缺無非善長功臣求其能於水經外別立一隊舉無其人然按之於今或故道已更或郡縣遷改牽多枘鑿不相入是以人或疑酈氏爲無用之書矣天台齊息園先生具綜今博古之才校書 天祿得 內府輿圖伏而讀

之例而思之參以職方諸書爲水道提綱二十八卷以徵今爲主而又不戾乎古煌煌乎鉅制也顧千慮一失亦復時有舛譌即如黃河之源漢書西域傳謂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東注蒲昌海潛行於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而元史地理志謂河源在吐蕃朵思甘西鄙有泉百餘泓名火敦腦兒卽星宿海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兩說不同先生從元史不從漢書謂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顏喀喇山東麓名阿爾坦河東至鄂敦他拉卽元史火敦腦兒雖知河源在星宿西較元史爲遠而以葱嶺于闐二河另列西域不以爲河源考二河竝匯蒲昌海一名洛普鄂模今曰賀卜諾爾北抵和闐南

至西藏西連巴克達山東盡青海縱橫數千里周圍萬餘里沮洳戈壁池澤無數實大星宿海其東南山中一綫流出卽巴顏喀喇山之黃河源則河源實出葱嶺于闐兩處漢書之言爲不謬特所謂潛行地下出積石者爲未審耳且二河並源流三千里匯爲賀卜諾爾又數千里至巴顏喀喇山流出又三千里入邊其八九千里較金沙江源自巴薩通拉木山至雲南塔城關入邊僅四千餘里者幾及一倍則先生謂江源遠在河源西徑一千五百里亦未必然其他疏漏譌謬處尚多誠不敏鈎貫參稽爲之訂其譌補其缺卷仍其舊非敢與先生較短絜長亦庶幾千慮一得用附驥尾以行於提綱一

書或不無小補而誠之缺譌尚冀後之賢者訂而補之則精益求精而大地山河於以朗耀於中天也已

萬山綱目六十卷

按是書因齊息園宗伯有水道提綱故作此以配之今存南紀八卷漠北十一卷而中支未見蓋亦未成之書也

萬山綱目自序

大地之中水流山峙盡之矣言水者必源星宿言山者必祖崑崙其大較也顧水不盡出於星宿如大江之源遠自巴薩通拉木山大金沙江之源遠自達木楚克哈巴布山黑龍江之源遠自阿勒格肯山其說古人罕及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之而山則漠南祖岡底斯漠北祖阿爾泰亦不專屬崑崙也大抵山水融結陰陽互根水源於山始分而終易山別於水始合而終分川流自古無異議山則自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說謂壺口雷首之脈自荆山來岷山之陽至于衡山說者謂衡山之脈自岷山來豈知山遇水則止荆山岷山斷無有越大河大江而爲壺口雷首及衡山之理況乎自岷至衡大江而外東來則有漢江東南則有嘉陵南下則有黔江而沅水橫界其下俱不能越葢禹貢所言者人行之路而非山行之脈後人不察如唐一行輩遂有山河兩戒之說宋元諸儒悉沿其誤即朱子亦不能定也記水之書

自酈元而下代不乏人至我　朝齊息園先生水道提綱集其大成惟山經缺如　昭代幅員遠過前朝北抵鄂羅斯西至歐羅巴南及溫都斯坦復遣監臣四出測驗數萬里山河瞭如指掌以故珥筆諸臣於諸山經由派別紀載獨詳誠不敏未能足跡徧天下而博稽載籍參互考訂尋其脈絡正其譌缺作爲萬山綱目若干卷以補古今之缺典雖不敢自附於作者之列然漠南北朔若列眉並循其自然之曲折絕無矯揉造作於其閒庶幾四海之內萬山交錯而若者爲枝若者爲榦無不按冊可稽於水經外自樹一幟後之有志地輿之學者或亦有取於是云

書李靜軒先生萬山綱目原稾後　王棻

自馬鄭注禹貢有三條四列之說大旨本史記天官書後世言地理者祖之以謂天下之山皆原於崑崙分三大支一支入中州則黃河南北之山也一支入南紀則江漢南北之山也一支入漠北則由遼東渡海起爲泰岱同抱中支故自羲軒至於今日帝王宅京多在中州此其驗也靜軒先生此書略宗是說先成南紀八卷至廣西潯州而止而未及粵閩玆成漠北十一卷至山東登萊而止而未及泰岱蓋皆未成之書耳至中州一支原稾未見尤不可謂完書矣然先生記問淵博度越時賢其所造述規模宏遠體例精嚴書雖未成而殘稾賸

馥猶足沾溉後人固不可以其未全而忽之矣後之學者誠能詳審義類精研圖書續成是編以爲息園先生水道提綱之配豈不美哉余從王星垣孝廉舟瑤假其原稿粗閱一過因書於其後光緒庚寅除夕前三日王棻謹識

新平縣志八卷

黃巖縣志誠嘗知新平縣因删補舊志接其後事以爲此書

宦遊日記二卷 縣志作一卷

黃巖縣志有道光癸未自序亦爲考證地理而作也

微言管窺二十卷 縣志作三十六卷

按此書前十卷皆言德分德上德中德下備集經傳之言德者閒加按語以發明之大旨謂流俗以謹厚無用者爲德與堯舜重德之旨大悖其後諸卷未見蓋言行言道言性言仁也

醫學指迷一卷

黃巖縣志是書首論醫學貴博貴精次論醫家升降源流以及方脈諸書大旨專尊內經仲景而極不取張景岳之溫補凡十七條道光七年刊行

敦說樓集二卷續集一卷 按行狀作集四卷外集八卷

黃巖縣志卷一爲雲南分野志卷二書五首皆在雲南志局時作續一卷序記等九首學舍規條二十八

則蓋刊刻未竟之書也

舟瑤按先生所著尚有易備一書歷采漢魏晉唐諸家及近儒說而下己意大恉從焦循說爲多今存乾坤二卦殘稿十三經集解惟存詩集解首冊又有古禮樂述舊存昏禮四卷釋樂一卷今楊氏晨僅得昏禮一卷爲刻入台州叢書後集中又有雲南水道攷尚存五卷今烏程劉氏承幹爲刻入嘉業堂叢書中

遺文

學舍規條二十八則

學也者學爲聖人也不從事於聖賢之學皆爲異端非僅習二氏書爲然也吾人束髮受聖賢書乃終身爲異

端可恥孰甚今爲約舉不當學與所宜學者二十餘條惟有志者其勉焉爾

一釋氏虛無杳渺之說不可學也孔子之道非一家之言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大道楊墨爲邪說誣民以充塞仁義孟子以爲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辭而闢之今釋氏即昔之楊墨學者勿爲所惑

一老莊荒唐謬悠之說不可學也老子之說以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按此四句本見莊子但租老子之意耳莊子欲遊乎方之外其陳義甚高試從其說動多窒礙不可以修己不可以治人學者勿爲所惑

一道家修煉之說不可學也聖賢之道天壽不貳修身以俟道家欲修之以得長生無非貪生惡死之一念所爲究竟學者牛毛成者麟角大都虛擲一生而已況吾人當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若墮聰黜明縱得長生亦復何用學者勿爲所惑

一宋元以來陽儒陰釋之說宜別白也聖賢之道全在動處覺察非於靜處用功曰執事敬曰修己以敬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概可知矣乃欲於靜時如泥塑木雕是卽達摩九年面壁工夫況達摩之說不立文字在彼教亦爲教外別傳非如來嫡派乃欲援以解釋孔孟之道更何異

南轅北轍乎學者勿爲所惑

一術數前知之說妄黜也前知者道之華而愚之首如管輅郭璞諸人其往事可知矣況前知則隳人進修之功啟人覬覦之念更爲聖道蟊賊其學之而不能者廢時失事又不必論學者勿爲所惑

一五行相宅相墓之說不必學也古人卜日卜宅卜兆趨避之說未嘗不用第藉卜以定吉凶無選擇風水諸書今其書日出不窮習之者愈衆百無一驗要知古人進修有素臨事藉鬼神以定其志今人不事進修專欲於此求福皆仁義之心不能勝其禍福之心也學者勿爲所惑

一小說家言宜亟黜也小說家言大抵子虛烏有皆不得志者發揮其胸中憤激之談半類漆園寓言即有設聞瑣記亦無裨於世教況導淫長欲諸書更足壞人心術學者勿爲所惑

一藝術諸書不必學也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爲聖王所禁即或不然大都皆小道非學者急務況博弈之類徹精神於無用之地學者勿爲所惑

一淫詞豔曲宜亟絕也天地生才欲其有益於世乃今之人詡習稍有資性輒自負爲才子不知天高地厚惟以詩酒放誕爲樂甚至以有用之才作爲淫詞豔曲壞人心術是鬼神所共憤天地所必誅學者勿爲

所藏

一十三經宜亟讀也聖賢彝訓後人緣道書之名尊之曰經前聖之心傳後學之鑽仰盡在於是爲五爲六爲九爲十三多寡不一其所裒集皆聖道所寓學者童而習之有白首不能罄其蘊者若荒經蔑古束書不觀何由入道謹再爲分晰言之棨按禮記有經解卽指六經而言似非緣道書而名也

一詩宜亟誦也詩以道性情古人於詩有歌有誦歌比以弦誦則徒誦要皆以我之性情契古人之性情以古人之性情淑我之性情觀孔孟之言詩知古人之得力大半在是後人誦詩當以孔孟言詩之法求之

漢唐以來傳注箋疏卒多倚於一偏不能得古人作詩之旨學者固不能舍傳注箋疏以言詩然泥傳注箋疏以求詩詩終不能為我益尤當擺脫藩籬直追孔孟言詩之旨庶幾得之

一書宜亟讀也書以道政事虞夏商周大經大法存焉書有古今文近儒既條舉而明辨之矣顧古文雖屬偽撰半取古人之書集腋而成其中名言緒論正復不少存之亦可等諸大小戴記之流無庸偏廢至今文二十八篇孔傳雖偽亦晉以前古注近儒墨守康成盡廢孔傳皆屬偏見惟當平情論事以採取二帝三王之微言而已他不必辨也

一易宜亟學也易爲寡過之書知學易則用舍行藏應事接物皆有權衡得隨時以取中不至漫無準則易有漢易有宋易漢易穿鑿宋易空疏皆不得三聖人之意然皆不可偏廢取漢易消息旁通歸諸宋儒之理則不至穿鑿取宋儒精理名言運以漢儒之數則不至空疏而其要在得聖人隨時取中之意則能寡過矣

一禮宜亟學也古禮十七篇今已等諸太羹元酒無所用之然先王制作之精心實備於是雖爲一代之禮而萬世之禮不能舍此而爲因革損益學者勿徒爲名物象數之求當探古聖人制作之心則十七篇皆

有用之書亦卽夫子學夏殷禮之意也

一小戴禮記宜講求也聖人教人首在於禮曰不學禮無以立曰克己復禮曰博文約禮由禮之熟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聖人矣然禮以時爲大不能反古之道故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而禮意萬古不易近儒焦氏謂儀禮一代之書禮記萬世之書名言學者當研求小戴卽因以得十七篇之精意而千百載下之博文約禮以至動容周旋中禮者無不可由此而得之矣

一樂今失傳付之想像而已古人所謂成於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無由知也然諸經所言樂之理

具在所失者音容之制度而已好學深思之士精其心以求之亦可得其一二焉爾

一周官亦不可廢也周官一書後人疑其僞益孟子僅聞其略而三代後乃得如此完書深爲可疑然究係漢初之書去三代未遠所見所聞所傳聞縱不能盡得周公遺意或亦可領略其一二嗜古者亦當奉爲圭璧也

一大戴禮記不可遺也漢初大小戴並立學官厥後小戴興而大戴廢然二書互有優劣似不能軒輊於其間今讀小戴不讀大戴殊爲闕典雖未必盡出於孔門而孔門遺言往往尚存其裨益後人者不淺學者

當盡讀焉可也

一春秋宜善讀也諸經唯春秋最難讀謂聖人盡隨事直書並無義例則孟子明言其義則某竊取且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者何也謂盡如公羊穀梁所言日不日月不月具有深意則聖人又成舞文亂法之姦胥猾吏矣須探取此旨乃可讀春秋三傳各有所長俱未盡合聖人之意兩漢而後傳注更去之愈遠矣

一論語宜亟讀也論語爲兩漢以來不刊之典人人童而習之並非始自宋儒表章學者但服習其言身體而力行之無爲口耳之學而已固無庸贅說也

嘉業堂刊

一孟子宜亟讀也無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故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兩漢以來惟韓昌黎知之最深學者當熟讀而身體之無他道也

一孝經宜詳味也虞廷以孝開基三代相傳罔非孝道所以先儒有謂六經皆言孝之書孝莫大於爲聖人使其親爲聖人父孝之至也先王制爲喪祭之禮所以教孝故大戴禮祭篇謂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是書雖未詳言而大綱已舉先王至德要道具在於斯學者無肅易視

一爾雅宜詳考也古人訓詁皆有師承非可杜撰爾雅之學廢而杜撰之訓詁紛紛矣其書與說文相表裏

其學至我朝爲極盛學者但曾举訓詁善本兼綜而條貫之則爾雅之學明而諸經傳之訓詁無不可觸類而旁通焉已

一二十四史宜講求也一代之典章人物具於一代之史儒者尚論古人而不讀史亦猶瞽之無目倀倀乎其何之況各史表志一代之宏綱鉅典備焉此而不講何以綜攬古今宰相須用讀書人此言何謂慎勿因陋就簡束書不觀以貽吾徒恥

一資治通鑑宜熟讀也通鑑一書與大易相表裏在溫公編輯本志止求資治然吾儒用舍行藏應事接物

苟熟復乎此無不各有權衡隨時以合乎中葢三代後一大作用之書也學者於讀經之餘卽宜讀此有不可頃刻離者

一文以載道舍道無以言文伏讀

聖製唐宋文醕序以有物有序爲標準綸綍煌煌千古爲昭三代後求合乎此者漢之董賈唐之昌黎而外罕能幾及學者當別白觀之亦愼勿作爲無用之文也

一詞章之學猶三春花柳有此蘊蓄必有此發揚亦天地間所不可無之一體然必須秋冬之蓄積厚而後三春之發洩宏若並無蓄積强而爲之譬猶翦綵爲

花有見其立敗而已矣學者勿敝精神於無用之地焉可也

一八股爲當今進身之途亦不能不學但必須求合乎先輩之理法愼勿舍本逐末以弋獲科名致流於敗壞心術而不自知也

以上二十八條謹擬以諭家塾子弟非敢出以示人蓋天下上智之士代不乏人天弢自解連鑣直上豈拘拘於此二十八條之中況余幼不好學老而無聞其成效可覩更何敢言學然即此二十八條黽勉以求之縱未敢謂優入聖域而黜異端崇正學明體達用或尙不失爲聖賢之徒尤望學者佩服聖言身體而力行之不徒

爲口說之騰則其所造自未可量矣

施於有政解

論語施於有政考亭集註以有政爲一家之政誠竊惑焉按說文政正也从攴从正攴小擊也从又卜聲又者手也从手从卜經典隸變作扑凡鞭箠等物皆謂之扑（棻按虞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則鞭與扑有別說文箠擊馬也是箠以擊馬與扑以擊人亦有別）說文有攴無扑又云斁攴也互相訓是政之義爲正而政事从政不从正者政有擊攴之義正人之不正自有權衡於其閒作福作威維辟專之是以小戴記檀弓篇惠子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政君命所爲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

在君爲政政必繫於君古訓甚明若人臣斷不可以言政冉子退朝曰有政夫子折之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名分昭然嚴於斧鉞豈夫子自言之而自蹈不避邪況味書言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讀孝乎爲句亦非）友于兄弟是言立爲政之本由是而施於一國之政無不就理義與易家人彖傳同傳言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亦是以家況國又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卽此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之謂家道正非家政也又云正家而天下定矣此乃施於有政之謂包咸注云所行有政道向未明確是亦爲政語意與祿在其中同言爲政之權

嘉業堂刊

在人爲政之本在己苟能孝友雖非爲政而爲政之本
已裕是亦爲政也以政爲家政徧考經典俱無此說聖
言非可以肊說定也
桒按政事雖分家國然据論語亦可通言如道千乘
之國而言敬事則國政可言事也仲弓爲季氏宰問
政則家事可言政也惟冉子退朝章特嚴家國之辨
者葢孔子明知其爲國政以其不議於公朝而謀於
私室故特言此以警之耳此章或人之問明指國政
言葢當是時陽貨欲用孔子授意或人特以爲政諷
孔子孔子不欲仕於陽貨故答之如此夫施於有政
何可作國政解至是亦爲政句玩一是字亦字明指

家政言矣朱子逆探下意故卽以有政爲家政非凡說也不然仲弓特季氏宰耳何以得言問政耶包注所行有政道已指家政言矣惟以孝乎二字連上書云爲句則誠朱子之誤耳

與黎木菴論王樂山書

讀古人書論古人事必問見多又具卓識而後可與道古若夫偶讀一二書無名師益友爲之講授胷中茫無確見獨藉剛愎自用之才強辯飾非議論愈多愈形其陋對之深爲惋惜如王樂山與閣下書所謂志者史中之一類是也然志之外本紀爲一類表爲一類世家爲一類列傳爲一類各不相通不得因志之一類而旁及

之是故志之所記者天文厤律地理五行禮樂食貨刑法之屬紀傳中或兼言之而志中斷不可雜入紀傳此史之定例也後世郡國志書因史中之志而推廣之專紀一方之天文地理禮樂食貨諸大典所以鄭樵謂非熟讀九經三史者不能作常璩華陽國志以志名而兼及人物已爲志中變體然簡而不煩尙變而不詭乎正近人志書人物紀傳累牘連篇天文地理禮樂食貨諸大典反略之蓋由才學識三長本非夙擅亦竝不知作述之非體無責耳矣樂山以史才自命而亦未能免俗略鉅典而重人物甚至顯立世家載記等名與史例左更有非俗手所敢出者何又與自所謂史中之一類者

相剌謬歟三王皆祖黃帝說本大戴禮帝繫姓爲戰國時人所附會其不可爲典要前人論之已詳漢祖帝堯當時附會之說先輩亦有論及者樂山豈皆未之見耶其云史記百三十篇所載皆黃帝後裔之君臣尤爲穿鑿之至若如所言設無黃帝後裔之謬說則史記竟可顛倒其次序淆亂其紀律矣漢之規模定自高帝是以高帝本紀一代之紀綱悉具非班氏造作而然況漢書本紀悉仍史記今樂山欲以此包孕全書是非漢書高祖本紀包孕十二帝紀之事直史記高帝本紀早已包孕十二帝紀之事樂山何未計及耶大抵文章結構如水到渠成行其所無事無庸穿鑿附會樂山之說專欲

摹擬寀曰乃金人瑞林雲銘之史漢非子長孟堅當日之史漢也書之凡例起自宋代唐以前無之敘傳具列各篇之名以數目編排次序附於全書之後兩漢著書之體皆然不止馬班二書樂山於兩漢之書蓋未講求是以誵爲結構之奇不知文體隨時代爲升降即繫乎是求詞曲於唐以前求律詩於晉宋以前無有也若欲以太元擬易以法言擬論語又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矣滇中諸志優劣互見樂山專取祿勸騰越二志而以臨安爲次即此可知其學所由來祿勸騰越二志出於望江檀萃默齋萃有所著策略坊間盛行二志與策略宛然一副筆墨專以虛字抑揚挑剔其議論於考据徵

實之學一無所知其敘山川則曰於東則有某山某山於南則有某水某水其實於某山某水之脈絡源流方位典故全然不解如此打乖手段史記八書漢書十志有此體裁乎至謂潞江出狗頭國於本朝一統輿圖舉末之見尤爲識之不廣樂山親奉手於萃筆墨又出萃下得其浮誕而遺其明淨所謂以馬班自命者皆大言欺人也臨安志體例與默齋近故樂山亦有取是范蔚宗書遠不逮馬班好徵引鄉曲無稽之言以爲典要至於自相矛盾者甚多其自謂體大思精字無虛涉者與樂山以馬班自命彷彿今樂山心竊慕之可謂得所效矣此等偏執之見本可不必與辯特恐流俗惑於其說

必致貽誤後學謹就原書剖析用質高明

送鄭稼修司馬南旋序

業商賈者志近利市居民上者心存廉讓其職然也而有不能廉讓者天下之理內輕則外重彼夫馳逐形勢之流胸中無所挾持一旦得志飾輿馬美僕從顧盼自得一食之費竭小民終歲之資迨至祿入有限所出不貲則稱貸以益之而又無以償於是以士大夫之身而爲商賈之行并有商賈所不爲者而亦爲之夫有不爲而後可有爲今志近利市而心不存廉讓者不在商賈而在居民上者矣尚安望其可以有爲也哉鄭稼修司馬以貴公子筮仕滇南其自奉也儉不苟取與上游器

重往往使之權要地分符劇郡稼修覗之澹如也而趨炎者恆笑之謂大官大邑所以庇身若鄭君者食不兼味衣不重裘車馬敝無以易婢僕不具數而猶沾沾於小廉小讓餽遺之來堅不受有稱貸必倍息以償人生行樂耳苟自苦若是奚以仕為稼修曰不然苟合苟完苟美公子荊之所以見許於夫子也天知地知人知我知楊震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詩人以美君子夫子以許子路大廉大讓某也竊有志焉而未逮亦惟是小廉小讓以硜硜自守焉爾且夫人之有所不為者為其可以有為也古之人一介不以取與而一夫不獲則曰是予之辜菲飲食惡衣服而洪水未

平則曰是予之咎某也才疎學淺未能希古人之萬一苟焉竊祿於時上無裨於　朝廷下無裨於民俗惟兢兢於小廉小讓猶恐救過之不遑復何敢侈靡相尙致流於近市之爲而不自知乎小騤李誠聞而壯之喟然曰此眞能有所不爲者也而其可以有爲不卜而知葢不僅終身誦者矣稼修以內艱歸里卽錄其言以爲贈

黃巖縣志補遺張淦字紹俊號麗薌河岸人廩生嘗問業於李大令誠潛心經學著有禹貢條辨毛詩漢宋酌解瀕貢而卒

退庵隨筆錢塘沈映鈐輔之著台嶽鍾靈人皆奇傑　本朝自天台齊次風侍郎後如太平戚鶴泉學標臨海洪地山坤

煊昆弟輩等身著作代有聞人丙午歲余主講黃巖萃華書院按今改名清獻書院院中張麗鄰上舍淦以經學著聲庠序嘗叩其所學於談經諸家無不貫串實事求是務探淵源惜年已過壯歲又其人家世寒苦不能挾卷軸以干諸侯荒江破屋殆將抱遺經以老矣噫

遺書

禹貢條辨一卷

黃巖縣志此書不全載經文第於說之有異同者臚舉而歷辨之大抵以王氏鳴盛尚書後案爲本參以胡氏渭禹貢錐指徐氏文靖禹貢會箋諸書其論斷亦多用先儒成說

毛詩漢宋酌解三十卷卷首一卷

黃巖縣志此書以毛傳鄭箋爲主亦兼用朱子集傳之說復取近人說詩者自陳啟源稽古編而下凡百餘家博觀而約取之其於眾說之異者毛舉無遺諸說之精者亦搜錄殆盡蓋生平精力盡在是書也惟條貫諸家不注出處是其一失耳其書今藏諸生蔡鎮藩家

夏曉毛詩酌解纂義自序云毛詩漢宋酌解吾友張淦麗皋氏所著也其書汪洋奧衍如入寶山莫可名物若觀煙海茫無津涯蓋麗皋先生積十餘年證今考古之功而始成之者也 按纂義因酌解而成辛酉寇變散佚不傳

黃巖縣志姜丹書字世銘號冊言東禪巷人廩生有學行不苟然諾尤邃於易居父喪三年不去哀母年九十餘事之尤謹與弟玉書友愛不析爨咸豐辛酉十一月粵賊入城率姊弟避九峰賊踵至乃匿姊村舍與弟奔山中聞姊遇賊遣弟速去而身下山視其姊玉書不肯去相與扶姊入九峰寺旋出偵賊賊掩至遂被殺年五十五姊亦遇害玉書被虜死事聞　贈雲騎尉世職子諸生景淵襲著有古文管見學易筌蹏姜明經文衡爲之傳

宗冊言茂才傳　姜文衡撰　北山文續鈔　稍節

粵寇之亂邑中紳士遇害者十餘人而宗弟冊言尤可

痛憫葢吾邑之名宿也余避亂山中方聞信時不覺淚下曰於乎讀書種子絕矣今其猶子景華以行狀來請爲之傳謹爲詮次如左君姓姜氏名丹書字世銘冊言其號也先世居山陰清道橋六世祖應朝始遷黃巖北城肇宅以來皆潛德弗耀君始以詩禮起家性端慤自髫齔時就外傅已莊重如成人醜夷中有嬉戲者必正色拒之讀書敏悟過人嗜古博文爲鄉先輩所器重年二十入邑庠以不好時趨試屢蹶年四十餘始食餼爲人剛果不阿朋輩有過必面折之語不當意即拂衣去然人服其公正以故親言論質是非者戶外屨常滿焉敦行孝悌毋林氏邁老在堂與弟玉書事之愛敬備至

兄弟歡洽無閒雖食指綦繁不忍析爨一庭之內雍雍如也居父喪哀毀骨立哀不脫身生平慎取與重然諾慮事精勤視公事如家事精研經訓尤邃於易又好古文之學訓詁篆籀無不博涉著有學易筌蹏三卷編古文管見八卷辛酉十一月三日聞郡城陷命從子景華奉祖母避亂山頭店命其子景淵率妻子走寧溪越三日邑城失守君與姊弟及次子守智避亂東鄉十一日賊去乃復入城十七日平旦賊大隊猝至偕家人踉蹌出城時東門擁擠顛踣幾斃守智掖之奔九峰姊遇賊被傷與弟扶至九峰寺旋出谷口偵伺賊掩至遂遇害年五十五而姊死亂兵中弟亦被虜守智得脫求父屍

以十二月二十五日具棺衾祔葬大麥奧祖墓側子三人長景淵字守仁諸生次守智次守信景華字守禮玉書子能爲古文詞有伯父風

遺書

學易筌蹏三卷附錄一卷按此書一名周易古義

黃巖縣志丹書深於易學晚年根究漢宋諸儒之說爲此書一卷經文古義二卷大傳古義三卷外傳古義以大象歸經文以彖傳象傳文言繫辭說卦爲大傳以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二節歸於繫辭之末從宋周燔說也以文言潛龍勿用下也及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二章爲彖外傳亦從周燔說以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八節及繫辭鳴鶴在

陰七節易曰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十一節爲文言外傳從明湛若水說又取繫辭易其至矣乎兩節知變化之道者二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八節書不盡言四節是故易者象也二節乾坤其易之門二節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四節爲繫辭外傳及序卦雜卦俱爲外傳古義至經文字句亦多從古本與注疏本義不同附錄一卷則孟氏卦氣鄭氏爻辰荀氏升降虞氏納甲京氏世應皆漢儒專門之學也

古文管見八冊

黃巖縣志此書所錄上自虞書下迄　國朝杜詔凡宏文鉅製多在焉有馬煥章序及自序辛酉寇變散

佚

遺文

爲羊解

說卦傳八卦取象於物兌爲羊王世將云順之畜末章廣八卦之象又有爲羊羊字當訓善也福也卽古祥字乃鄭康成作陽云讀爲養謂无家女行賃炊爨賤於妾也朱漢上取之虞仲翔作羔云女使也李氏集解從之皆以爲羊已見上文此爲再出故知舊作羊非也近時王氏伯申又以虞本羔字當爲恙字之誤謂羔爲羊子書傳無訓女使者康成本作陽訓爲行賃炊爨與女使義合而讀爲養公羊傳厮役扈養何休注炊烹者曰養

釋文餘亮反皆與恙同音虞蓋借恙爲養猶爾雅恙憂
也之恙鄉風借作中心養養之例此外諸儒並無道及
若此羊字仍作順從之畜則爲重見複出若從鄭虞之
說又未免強改經文均覺未安不知古文羊與祥通說
文言羊爲善我羊爲義羊字皆作祥解況秦漢彝器凡
吉祥字皆作吉羊尤其確據且說卦推廣之象大半爻
象之所有履上九視履考祥視內卦之兌也困六三象
傳不祥也六三與外卦兌上爻爲無應故曰不祥豐上
六象傳天際翔孟長卿虞仲翔干令升俱作降祥上六
應在三三約體兌也大壯上六象傳不詳也鄭康成王
子邕皆作祥大象兌也是爻象言祥者皆有兌象則此

羊字卽祥之假借與離爲乾卦乾字古丹反同義推之
震爲雷雷爲龍龍字亦當爲寵之假借卽剝六五以宮人
龍之龍蓋剝五動成巽下伏震也師九二彖傳承天寵
也王子邕本作龍云寵也九三互體震也是震自有寵
義龍卽古寵字詩我龍受之何天之龍皆讀爲寵可證
而鄭康成讀爲龙虞仲翔于令升皆作駹爲多事矣取
此證彼甚爲明顯何諸儒之解易獨不知古文假借之
例也邪唯宋儒項平甫周易玩辭引康成說云羊女使
其意亦謂羊讀爲養卽王伯申解虞氏借恙爲養之濫
觴而不及伯申之詞旨詳明徵引典切雖不改經文較
伯申爲優究之女使之訓亦取位賤與爲妾無大異義

且竝非爻象之所有終不若作古文祥字之確切云爾

台學統卷九十七

台學統卷九十八

黃嚴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躬行之學上　孝行

周禮師氏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夫孝行即三德之孝德友行順行則能親師取友以成其至德敏德者也後世史氏有獨行卓行諸名其旨實與經異而孝義一目乃該三行之全蓋親親爲仁尊賢事長皆爲義是三行者卽仁義之實矣今據師氏之職略分三類爲學者期實踐之功焉

郭孝子琮

宋史孝義傳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滅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贇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於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傜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

赤城志郭琮黃巖人少喪父事母極孝絕葷醴三十年以祈母壽母百有四歲鄉黨異之至道二年士民陳贇等四十人狀其事於轉運使請以聞詔旌表門閭復其

徭役明年母無疾卒琮執喪甚哀自是邑人多化之

雜紀

郭孝子祠記杜範清獻集　按赤城集作宋郭孝子碑

表孝行閭自唐始此古明王誼辟因人心以厲風俗焉者也宋興三十載削平僭亂四方無虞若稽舊典脩崇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令轉運使採訪以聞至道二年台州黃巖仁風鄉士庶陳贊等四十餘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琮年七十四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遠妻子寢處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之數以七十餘萬計甘于勩勞用祝母壽張氏今已一百

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尙强里卿異之縣以聞於郡郡聞於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醢酎嗟賞良久遂奏于朝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閭復其科役嗚呼以一匹夫閨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勞部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燿使窮閻陋居突兀改觀邑人仰首瞻敬稱歎嘖嘖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年時久制墮地蹙宮庳門不能丈僅留片石過者愴然幸其祠尙存其像猶舊七世裔孫孝廉偕其季孝溥孝榮孝恭輸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侈舊章鄉之士友屬余爲之記或者曰古人孝行著于詩書皆可覆視末聞疲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齡者郭

氏之孝亦異乎古聖賢所謂孝矣余應之曰人性之孝得之於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而此性之眞未嘗異也世之痼于貧而氣暴牽於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養而遺之憂者往往而是如郭君者非得于父師之教訓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凡可以壽其親者固將無所不爲此念一存天地鬼神鑒臨森列感通之道豈不在茲夫孝心爲上禮次之使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略其禮豈以詩書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祠巽然其像儼然人之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顏之意亦可以消暴厲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有關於風教豈不大哉遂爲之記

郭孝子祠堂記

臨海吳子良明輔撰　赤城集

自唐末入五代兵刃沸海寓臣乘君夷暴夏盜名字遂起士一身而事數姓恬弗恤也斯時也天地幾易位人之類幾覆滅矣我太祖皇帝奮英略削僭叛至我太宗皇帝而天下平於是宋興三十載詔諸道采孝行者以聞而黃巖郭孝子與被旌獎焉嗚呼可謂知本矣無四端無以爲人無五常無以爲國四端以仁統而孝仁之本也五常以君臣立而父子君臣之本也今夫理杳微一動一靜而成氣氣蒙密一感一應而成形有視有聽有作有止有好有惡有戴有履是孰使之然哉視聽而能有則作止而能有常戴履而能有儀是孰使之然哉

凡皆父母所以遺我也況於達天人之奧體道德之全豈子之能能之者父母也故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愛其身遺其父母是不愛其身者也不愛其身者繆善惡之分曚逆順之辨紊高下之倫於仁何有於君臣何有故五代之亂坐此我宋所以續民命旌獎此而已嗚呼可謂知本矣夫此吾心也吾性也心謂之本心性謂之常性豈以旌獎而存以不旌獎而亡也然而必旌獎者君上無待旌獎者人子郭氏自被旌獎以來二百五十餘年矣今孝子之祠僅存而門圮臺毀長吏過不問七世孫孝廉孝溥孝榮孝恭自出力崇飭門臺而葺祠宇予同年友李君從按李從字擇善寶慶二年進士其里人也爲請記夫長

吏過不問而孫與里人任其責此豈有所待者哉葺祠宇承其祖祓旌獎之至行崇門臺表先朝旌獎其祖之盛典孝也亦忠也人謂孝廉兄弟知有祖李君知有母用充其本心常性而并知有君矣雖然先朝旌獎之長吏對揚欽奉之可也過不問不可也余故記此爲無待旌獎者勸又以爲必旌獎者勸焉孝子名琮事具國史修撰杜公記之詳矣茲不著

按杜清獻以端平三年十月除祕書監十二月除起居郎不拜歸故稱修撰

郭孝子贊　明謝鐸撰　尊鄉錄節要

贊曰於乎五季之衰蕩無人紀宋興未四十年郭孝子

遂以孝旌爲我台之始或疑孝子疲心力從釋氏以祝其母壽爲非禮吾聞之清獻公孝心爲上禮次之原其心而略其禮亦固君子之所與乎不然德色誶語世方溺焉而莫知所止矣

杜孝子誼 余元卿

赤城志進士科咸平三年陳堯咨榜杜垂象黃巖人終尚書職方郎中垂象生建中建中生七子長曰誼建中性微厲誼善事之以孝聞居喪晝夜號慟勺水不入者累日負土爲壟徒步行雨雪中每皸裂流血則以漆塗之如是者三年葬後廬墓左日一飯不葷明年大水發泽所在山皆漲溢誼所居獨免人以爲孝子之報郡上

其事下詔賜粟帛蘇舜欽作孝子傳以美之後歷衛尉大理寺丞通判梓州太子右贊善大夫今詰救落同姓尙可攷也余故特揭於人物之首以勸孝云

宋史孝義傳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痛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濶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茇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

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
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奬事族父衍甚誰衍愛之
均諸子以祖亞象蔭入官至贊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歲
捐俸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千餘又出
俸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旁爲學舍數十區日夕講
學於其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爲不可及誼生平敦厚
尚信義有大志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
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杜孝子傳　銅山蘇舜卿子美撰　赤城集

台之黄巖有至孝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苟惟信義
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㒧於誼惴惴戞恐

不自容竊何顏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笞擊而後已日月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村之山下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淵泥水沒於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茇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暮夜狼虎之跡交於廬側誼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於他山爲高而水又夜至並山之民居廬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跡誼所爲以詣郡郡爲上聞天子下詔書獎慰賜帛粟予謂父

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寖薄乃有孝悌之舉人始郊勸而克厲近世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爲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蓁蕪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跌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爲念不爲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爲而怠焉爾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舉之使爲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嚮有所信而取正焉越俗浮於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誼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然趨就此行故非教之習之之至者矣非羣於世尚以沽榮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親者教自誼始

余得實於台人故爲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杜孝子贊　明 謝鐸撰　尊鄉錄節要

贊曰詩稱永言孝思上本世德之作求而下足昭茲于來許杜孝子爲正獻公之族子其所濡染於家庭者屢矣故其錫類之祉有若南湖方山淸獻三先生之德業以至司農公之忠而殉國以死於乎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於此又安得不重歎而深美之也哉

余孝子元卿　附

赤城志余元卿黃巖人父死元卿始生母曰我不見夫何忍見子自剔其目誓不他適宣和寇亂元卿負母而逃力弱不勝仰天誓曰天若助我全母願焚身以報寇

定欲償前誓母力止之然一指以謝天貺其後閭里欲上其事則曰吾非干名者也旋居母喪哀毀不離墓側縣上之郡立碣以記其事

宣和二孝子贊 謝鐸

按尊鄉錄以臨海江仲明與余元卿同傳稱宣和二孝子宣和之亂不可爲已方呂師囊之煽禍台之不亡者無幾矣仲明竟以母故不屈而死元卿雖不必死然焚身一念之孝其不媿仲明猶爾也噫當是時小大之臣苟充是心以事君尚安有賣降棄國若彼恬然而不恥者哉然則忠孝之道廢而欲家國之久存世寧有是理也耶 江仲明已見忠節

陳孝子思孝　鄭憲　顧王文　吳處仁　陳彥生

赤城新志陳思孝黃巖人德祐間元兵擾攘其母被掠而北莫知所之思孝日夜號泣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行七年至濮州得焉遂與母歸侍養益篤及卒居喪三年常在苫塊負土以葬鄉里驚歎因其濮州得母咸呼爲陳濮州而不名

黃巖縣志陳思孝安貧養親德祐間元兵繹騷其母被掠而北莫知所之思孝日夜號泣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也行七年至濮州過焉遂與母歸侍養益篤鄰有李氏子不善養母思孝數邀鄰母與母同飯事之如母復數與其子酒食而激勸之其子卒以善養稱思孝母

沒居喪三年常在苫塊躬負土以葬鄉里稱歎因其濮州遇母感呼爲陳濮州而不名大德間有司欲上於朝以旌之思孝固辭曰孝者人之常也何以名爲

萬厯志論曰陳濮州純孝也行而得母格天矣化李氏子感人矣其辭有司旌揚尤非人可及世有飾以求名者寧無汗顏哉

鄭憲顧玉文吳處仁陳參生附

赤城新志鄭憲仙居人景定進士官至太學博士德祐開元軍壓境憲奉母以逃厯深山中遇兵欲刃其母憲抱持號泣以身翼之曰寧殺我遂俱遇害

尊鄉錄憲遺腹子在娠已聞呃聲生而岐嶷後爲太學

博士德祐閒元軍壓境憲奉母以逃歷深山中遇兵欲刃其母憲抱持號泣以身翼之曰寧殺我寧殺我遂俱遇害

按仙居志憲字彥仁雄飛猶子景定三年進士

赤城新志顧玉文仙居人德祐中元兵至台玉文之父被執玉文奮捍之頸被數刃與父俱仆移時乃甦自是支離身無完形矣

光緒仙居志顧玉文字溫夫周卿之孫咸湻十年武科第一人德祐二年元兵至台其父被執玉文奮身捍之頸被數刃與父俱仆移時乃甦自是支離身無完形矣退居事母孝養彌篤

按玉文尊鄉錄作文玉蕊誤倒

赤城新志吳處仁仙居人其父為元軍所驅巡山呼其子索銀以貸死處仁聞之即趍軍語之曰銀吾所藏也容吾歸取以贖父及發窖則已為人所得矣乃告軍曰銀無存者吾戴吾頭來以代父死其弟囦又欲代之衆愕然義之俱獲免

按仙居志處仁字敬之

赤城新志陳參生黃巖人元軍至其母方病革泣謂家人曰我不可去汝等宜各求生地既而賊大至火延于鄰參生負母逃林莽中母曰我老病垂盡汝方壯其速去俱死無益也參生垂涕不忍舍遂為賊所殺

德祐五孝子贊　明謝鐸撰　尊鄉錄節要

贊曰於乎世至德祐天下之變極矣自古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憯且棘者思孝雖不必若四人者之死衛其親然方之朱壽昌其爲孝固不得而差擇也噫此其當陵夷頹敗之餘造次顛沛之際而各求自盡之爲得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亦何嘗一日而息哉

陶孝子煜

黃巖縣志陶煜字明元自號逍遙山人又號白雲漫士幼事元武神甚謹母病心痛歲六七發一日危甚走禱元武前引刀欲刲股忽有二童躍入曰毋自損我天醫也取筆書十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良久蘇乃鄰兒也

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身不再發嘗從鄉先生周仁榮游學成游京邑王公貴人傾下之已而翩然來歸曰燕趙多奇士今所見平平耳以家貧親老屈身試吏蘭谿陞補江陰州辨屠人殺奸之獄白丞相府爪牙虐民事以年勞除杭州東北隅錄事典史有畏吾人娶妻生女已十歲已乃官行人郎別娶抑其妻一室囚之婢引女訴主母冤錄長不敢受詞煜曰此婢去三人俱死矣遂受詞理之行人坐黜遷湖州歸安時湖州陷於寇煜從主兵者畫策復焉調上虞典史卒於越州郡寓以子漢生貴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朱緘修右爲之傳張翥志

其墓

按輟耕錄志墓者楊維禎書後者張憲非張翥也

輟耕錄宗儀之先人有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張君思廉嘗書于楊鐵崖先生所譔墓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雲漫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元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躑譀𠴨賁衾褥號叫以紓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心嚙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元武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瘳禱畢卽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

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于几面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噀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元武神也吾母其瘳矣郎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舉張子曰齊諸志怪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彼以謂元武神者西北方之氣也莽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脈察色投湯熨火抉腸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氣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

焉精魄以遂孝子之請也不然何穹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醫乎明元子宗儀與余友善其寓殯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不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稽張憲撰

書史會要先子諱煜字明元號白雲漫士上虞典史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早歲館就京師時學書於雪菴得其典則

雜錄

逌奧山人詩序 嘉興陳垚衙撰 游志續編

浙以東羣山勝絕剛奇削秀層見疊出相屬而不斷至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有以面若眉目爲揄者余約居田里未及一往觀之大夫士東游還者往往出其所詠歌圖畫示余余因得其大都焉天台陶君明元自號逍奥山人謂余曰台之黃巖吾居也十世矣南去四十里所山曰逍奥先世所藏也四世矣又南百里爲鴈蕩北望天台赤城在有無中而脈絡則自鴈蕩衺延而北也計其崇卑廣狹視諸山不啻什一于千百竊愛其岡盤麓拱空曲而有所容流水縈紆雲樹陰翳其陽迆平衍按可耕可稼由其已小豪强所弗顧子孫得世有而藏者亦孔安焉吾少也春秋拜埽墓下歲從大父母至焉卒事周行而歷覽濯清泉翳佳木蔭終日焉休暇復至焉既長也歲從吾大人

至焉二毛也又引諸子而至焉雖行四方未始一日忘逍奧草樹常若在吾目泉石常若在吾耳而霜露之感常若在于吾心百歲後又將飾冠巾下從先人于此是以命爲已號而弗疑也客既爲之圖當必有爲我賦之者君幸惠敘其事余曰台之山高且大者不可一二計世傳又或有神仙人居之明元置弗取以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夫謂樂其所自生而不忘其本者未有過于明元者也余何敢愛其言而重拂其情也因次明元之說以復之至正丁亥秋八月檇李陳垚衛宗遠序

陳孝子圭

明史孝義周琬傳圭黃巖人父爲讐人所訐當死圭詣

闕上章曰臣爲子不能諫父致陷不義罪當死乞原父使自新帝大喜曰不謂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覲官至播告之以風勵天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而戍其父雲南

赤城新志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按黃巖志大閭人洪武初父叔弘爲仇家所訐罪當死圭自陳願代父死使得自新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死而謫其父隸兵雲南聞者莫不歎而惜之

二孝子傳　黃巖王叔英原采撰　靜學文集序節錄

余在眾中往往聞孝子悌弟義夫節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

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讎圭常諫之後其讎人以贓告叔宏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死罪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

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宏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烏乎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朱孝子煦

明史孝義傳朱煦仙居人父季用以薦爲福州知府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赴京師築城季用居官僅五月亦被逮病不能堪謂煦曰吾辦一死耳汝第收吾骨歸葬煦惶懼不敢頃刻離且戒二弟共守視時訴枉令嚴訴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計脫父訴不訴等死耳萬有一父緣

訴獲免卽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沮之不聽卽具狀
叩闕上聞太祖悲傷其意立赦季用復其官

二孝子傳　王叔英

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
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
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
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須猶子也其父季用由
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
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
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
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背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

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覽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烏乎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

哉

棻按宋文憲天台朱府君霞塢阡表府君諱壽徐一夔墓碣云諱嗣壽字得仁子二公立公成孫男六木松棠棐棣楫今按季敬名木季誠名棐則季用當名楫也煦爲嗣壽之曾孫其家教蓋有素矣

危孝子貞昉

明史孝義朱煦傳又有危貞昉者字孟陽臨海諸生也父孝先洪武四年進士官陵川縣丞坐法輸作江浦貞昉詣闕上疏曰臣父不幸絓吏議輸作江浦筋力向衰不任勞苦而大母年踰九十恐染霜露之疾貽臣父終天之恨臣犬馬齒方壯願代父作勞俾父獲歸養死且

不朽詔從之貞昉力作不勝勞閱七月病卒

赤城新志危貞昉臨海人通周易兼善唐人歌詩性剛直每讀古人忠孝事輒歛衽久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如此爾淇武中其父孝先以進士爲陵川丞坐法謫役江浦貞昉時爲郡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願走代父役守沮之遂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守感動聽之遂即日上道伏闕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即日解儒衣欣然就役無難色然體質尫弱不勝任負之勞越七月竟以病卒

危孝子傳　浦江宋濂撰　宋文憲公集　赤城後集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淇武

辛亥進士擢官麟遊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于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綮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

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斂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于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于人大矣貞昉之死于孝是有益于天衷民彝之重無媿于俯仰無慊于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

方余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趙溥陳昂陳蟾附

赤城新志趙溥寧海人父仲年爲臨城令御吏公廉每庭辱吏吏後抵法誣臨城與知不能辨謫役江浦會當徙邊溥痛父非辜且垂老遠謫爲書詣執政自陳執政格弗奏下吏治之溥亡走闕下撾登聞鼓御史以聞上急召問狀溥已三日不食且受提鬼喘聲未及對上以爲僞妄下大都督府詰問都督武人不察其情且阿執政旨榜掠之誣伏奏杖一百徙邊扶出死

按尊鄉錄據洪武修史事實溥死時年二十五

赤城新志陳昂寧海人父濬凱爲桂林稅課司大使爲

吏誣搆坐繫亦謫役江浦尋自江浦徙京師昂從行代
執役手足瘢胝而事父無違色日食不給則傭作于市
寒裂膚糯不及脛日負任至暮得升斗粟歸以養父有
兼日儲則又代父執役如是四年父閔之謂曰吾老分
且死奈何累汝汝歸養而毋徒俱死無益也昂泣曰昂
有死耳歸將何爲父亦泣不復强遣竟相繼以沒尊鄉錄云
年二十一
赤城新志陳蟾寧海人父國華爲南寧守在職清愼無
過會部使者好摘人過失以爲功捃摭無所得乃奏其
淹禁罪囚律應死蟾聞之悲號不勝哀感行路既而奮
曰吾父且死吾生何爲乃擊登聞鼓而言願代父死御

史以聞上賜詔之詞色不變而執益堅上由是曲赦之

洪武六孝子贊 明謝鐸撰 尊鄉錄節要

贊曰於乎死生之際豈非命哉圭與蟾皆願代父死圭死司寇而蟾竟以情聽溥與煦皆力愬父冤溥斃都督而煦卒死於病貞昉與昂皆代父執役貞昉以死得免其父而昂則子父其罹於阱六人者之死不死雖殊要其心則固同歸於孝而莫不順受其正也然當立國之初而吾一郡之所謂孝者已若是其盛則我太祖刑造綱常之功所以見於勸善懲惡之際者固可得而仰窺其聖矣於乎是亦豈非所謂命也哉

謝孝子謚良

赤城新志謝溫叟字伯遜黃巖人元至正間客昌國奉母陳氏以居陳病癥刲股假肉作糜以進母輒差內附初蘭秀山盜發海上朝廷命殲之昌國人悉竄匿山谷間伯遜侍母病獨不去帥義而釋之尋奉母還黃巖而留槖舊館人家越一年往取槖焉比至忽夢母盛飾坐堂上輒棄槖以歸母果病若不能生者又一年母復病痱手足痿痹不自舉眠食起居一出其力扶持者凡十三載原宏鮑先生曰刲股而疾愈者孝感于天也不避難而釋之者孝感于人也夢而足徵者孝形于心也其職扶持十三載者竭其力而純于孝也

謝孝子傳序

鮑原宏仁濟撰　赤城後集

毅子聞謝孝子名舊矣已而見父老談其孝行凡四端
元至正間孝子客昌國奉母陳以居母病瘵孝子刲股
肉作糜以進輒差內附初孝子猶未去昌國也時蘭秀
山竊發海上蔓延昌國朝廷命殲之昌國人盡竄匿山
谷間惟孝子侍母病不去官軍俘之以見其帥帥曰汝
爲盜覘我耶何爲獨不去也孝子對曰母在子去將何
之死則俱死耳帥義而釋之曰眞孝子也尋奉母還黃
巖而留櫜舊館人家越一年往取櫜焉比至忽夢母盛
飾坐堂上孝子曰俗占夢盛飾者死輒棄櫜以歸母病
若不能生者又一年母復病痱手足痿痹不自舉雖有
他女奴可備養其眠食起居一出孝子扶持者凡一十

三載予避席揖父老而言曰謝公之行信孝矣敢問四者孰難父老曰夢感于心誠則形形則著著則徵故周禮有六夢之占無難易也然刲股非軀命所關使不避難而死之豈但一刲股哉故不避難難於刲股至若扶持眠食起居至十三載一出其力又難也葢刲股不避難出于一時而勇于義者或能勉之難而易也其職扶持不怠非仁愛誠敬根于心而安于子職者能之乎易而難也嗟夫論其行雖若有難易究其心則亦隨遇而應烏可以難易評哉吾知孝子之心猶泉流焉隨地異勢或觸而鳴或坎而止或川而流無所不可故其刲股而疾愈者孝感于天也不避難而釋之者孝感于人也

夢而足徵者孝形于心也其職扶持十三載者竭其力而純乎孝也予嘗語人曰知謝孝子者其惟父老乎今年秋孝子之孫乾出陸草屋按名修正所為傳徵予文予讀之其辭與父老大同小異予益信父老之談不誣矣傳書孝子以孝應召且授官而寵錫有加敕還祀其先竟發病卒而不得食孝之報惜哉孝子諱溫良字伯遜

謝孝子墓表　長沙李東陽　赤城後集

成周賓興以孝友睦婣任恤漢舉孝廉舉孝弟力田唐舉孝弟德藝皆先乎孝者百行之首也故舉于國足以成化居于鄉亦足以表里厲俗其沒也或著簡冊播聲歌刻金石以貽來者其為天下益豈細故哉予辱與翰

林侍講黃巖謝公鳴治游進識其季父知寶慶府世修甫獲觀家乘得其先孝子公於寶慶為曾祖於侍講為高祖諱溢良字伯遜幼失怙事母陳愉婉不離側元至正間知昌國州事王谷英禮致之母病癥孝子刃左股肉作糜以進遂瘉國初盜發蘭秀山有兵出州人悉避匿谿谷孝子抱病母獨不去帥義而釋之孝子躬負母還黃巖復往取橐道夢母盛飾占曰不祥亟捐貲倍道歸母復病痿孝子夙夜扶掖踰一紀不少懈藝蔬供母每糞必束其莖葉使不穢風日暄暖則負母出遊母嘗腦痛孝子方熨抑牀側知饒陽郭德茂與客訪之久不出有訝者郭曰使吾罷茅季偉客顧不厚邪母沒孝子

廬墓左十年乃返洪武末以孝廉舉高皇帝親召問言多稱旨賜楮幣俾供祀事期還而官之比抵家以疾卒年五十有八葬杜家山子四雍立固滋孫十有一性全贈南京兵部員外郎曾孫三十有六世衍封翰林院編修玄孫六十有一孝子之卒也草屋陸修正有傳伊府紀善鮑原宏有敘饒陽孫郭端朝爲著逸事諸大夫士析爲八行皆有詩序者謂刲股固難事然未必死不避難有死道難於刲股至眠食起居累歲如一日非倉卒義激者難於不避難逸事稱肩母赴家及潔蔬供養侍疾忘容雖細故庸行實人所難使孝子徒有此而無他異則世未必傳用是爲孝子辨且爲俗慨他如割股廬

墓二事諸詩以是非枉直爲說者尤多予謂善無大小無難與易惟在乎誠誠則隨所履踐皆爲實有使矯彊爲能藻飾爲華雖極奇備衆亦卒歸之僞而已謝孝子之行歷險夷一常變未始少遺其親此其志誠出衷腑必自盡之爲慊非徇名博利苟有所徼者之爲也雖特具一節亦不害爲孝矧其行之備如此哉古稱孝通神明誠格天地此理固然孝子雖際盛明錄而弗用然再世後乃益蕃碩以文章德業顯于世未艾也彼誠於善者固不俟勸而後作然亦詎非彊善之一助哉是聲歌篇冊固天下所不可闕而亦奚以多議爲也孝子家居時拾遺囊竿之道旁以俟遺者容昌國時見癩者願葬

于水迫令還瘠而活之此二事寶慶聞厥考員外公言嘗自著遺狀于家乘因附著焉

項孝子茂

赤城新志項茂字仕昭黃巖人國子監生父沒執喪盡哀既葬廬于墓側事聞詔旌表其門後以府軍左衛經歷致仕卒于家

按明史孝義傳序項茂黃巖人成化時旌孝黃巖縣志東禪巷人景泰間貢入太學從祀鄉賢祠

雜錄

贈項先生南歸序　謝鐸　桃溪淨稾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年念承平之久文恬武熙乃奮自

乾斷明目達聰務悉幽隱旣又用近臣之言式序在位以大彰黜陟于天下於是武臣坐陳乞去者前後以十數旣又命吏部合諸司百執事而羣覈之後先奏免者又凡以十數而加倍蓰焉初是法之行也小大凜凜若明神之臨于其上不遑朝夕吾鄉衛幕項公仕昭籍獨自喜曰造物者其以是假予吾於是而不得遂吾志斯已矣乃亟命其子魁以痼疾辭明日果報罷予往賀焉公忻然曰某不自分其有今日是果吾君之賜也哉蓋公於是年旣七十謝病而居者幾二年矣維是倉儲貨主出納例雖如公者不得輒棄去公讀書飭行起自太學被旌孝之典顧欲完晩節而未知所以處乃今得一

旦藉是以歸夫豈不快然於心也哉吾用是知天下事固有衆人以爲易而得之獨難者亦有衆人之所不堪而若獨以爲甚快者此特視其所遭與其人何如耳噫使公不繫茲職則雖所謂卿相師保苟欲去之未有不以爲易者使公之心不安於去則雖簞食豆羹亦或有不堪於色者然則公之行也固可以觀君子之所養抑亦可以仰窺世道之萬一矣或疑公及是而行其迹不能不同於衆人者是大不然君子之出處去就惟慊於其心不媿俯仰之爲貴昔之人固有去國不潔其名者而陽辭陰取之徒反或施施焉自以爲得志若是者而何以其迹爲哉而何以其迹爲哉公聞之益自喜曰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吾無以易此矣於是文選黃君世顯亦以予言爲然乃相予書遂以爲公別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公者

王孝子鐠

明史孝義王在復傳當是時倭亂東南孝子以衛父母見殺者甚衆黃巖王鐠隨父顯避賊顯被執將殺之鐠亟趨前請代賊遂殺鐠而釋顯嘉靖三十五年旌表

黃巖縣志王鐠司廳巷人庠生顯之子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犯縣治鐠隨父避賊父被執將殺之鐠亟趨前請代賊遂殺鐠而釋顯憲司上其事三十五年詔旌表其門

按今巷中石坊猶存大書孝子王鍻之門

台學統卷九十八